

盛大
新起点

原创文学门户
起点中文网
www.cmfu.com

插图限量本

鬼吹灯·云南虫谷

天下霸唱◎著

ANWEI
ARTS

安徽文艺出版社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『插图限量本』

鬼吹灯·云南虫谷

天下霸唱◎著



安徽文艺出版社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鬼吹灯之三云南虫谷/天下霸唱著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0. 3
ISBN 978-7-5396-3355-8

I. 鬼… II. 天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40222 号

鬼吹灯之三云南虫谷(插图限量本)

天下霸唱 著

出版人: 唐 伽

责任编辑: 岑 杰

选题策划: 千喜鹤文化·项竹薇

装帧设计: 柏拉图创意机构

出版: 安徽文艺出版社(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)

邮政编码: 230071

网 址: www.awpub.com

发 行: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

印 刷: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开 本: 970×650 1/16

印 张: 22

字 数: 270,000

版 次: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396-3355-8

定 价: 35.80 元

(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目 录

- 第一章 车祸 1
- 第二章 彩云客栈 7
- 第三章 蝴蝶行动 12
- 第四章 倒悬 16
- 第五章 水深十三米 23
- 第六章 刀锋 28
- 第七章 穿过高山 越过河流 35
- 第八章 密林 40
- 第九章 鬼信号 48
- 第十章 打字机 54
- 第十一章 指令为搜索 59
- 第十二章 绛血 64
- 第十三章 升官发财 71
- 第十四章 绝对包围 79
- 第十五章 镇陵谱 83
- 第十六章 在蟾之口 90
- 第十七章 禁断之线 97
- 第十八章 九曲回环朝山岸 102

- 
- 第十九章 化石森林 109
- 第二十章 死漂 113
- 第二十一章 异底洞 118
- 第二十二章 山神的秘密 122
- 第二十三章 群尸 129
- 第二十四章 龙鳞妖甲 135
- 第二十五章 潘朵拉之盒 142
- 第二十六章 胎动 149
- 第二十七章 龙虎杖 155
- 第二十八章 一分为三 160
- 第二十九章 暗怀鬼胎 164
- 第三十章 鬼哭神嚎 168
- 第三十一章 破卵而出 172
- 第三十二章 天上宫阙 178
- 第三十三章 碧水之玄 183
- 第三十四章 黑色旋涡 187
- 第三十五章 凌云宫 会仙殿 194
- 第三十六章 后殿 198
- 第三十七章 烈火 207

- 第三十八章 天窗 214
- 第三十九章 舌头 221
- 第四十章 水眼 229
- 第四十一章 叩启天门 236
- 第四十二章 三个国王 240
- 第四十三章 长生烛 245
- 第四十四章 石精 257
- 第四十五章 夺魂 264
- 第四十六章 观湖景 272
- 第四十七章 第十具尸体 276
- 第四十八章 斩首 284
- 第四十九章 感染扩大 292
- 第五十章 狭路相逢 300
- 第五十一章 数字 307
- 第五十二章 康巴阿公 312
- 第五十三章 鬼母击钵图 319
- 第五十四章 月夜寻狼 327
- 第五十五章 格玛的嘎鸟 332
- 第五十六章 空行静地 340

车 祸

回到北京之后，我们在北京的老字号美味斋中胜利召开了第二届代表大会。会议在胖子吃掉了三盘老上海油爆虾之后，顺利通过了去云南倒斗的决议。

胖子抹了抹嘴上的油对我说道：“我说老胡，云南可是个好地方啊。我当年就被‘天边飞来金丝鸟’那段刺激得不轻，早就想过去会会那批燃烧着热烈爱情火焰的少数民族少女了。”

我对胖子说道：“云南没你想象的那么好，少数民族少女也并非个个都是花孔雀，反正以前我去云南没见过几个像样的。那时候我们部队是部署在离边境不远的老山，在那进行了一个月的实战演练。那地方是哈尼族、彝族、壮族的交汇点，有好多少数民族，我看跟越南人长得也都差不多。什么五朵金花、阿诗玛的，那都是属于影视剧里的艺术加工，当不得真的。你还是别抱太大的幻想，否则会很失望的。”

大金牙说：“怎么办呢？胡爷，你去的那地方大概是山沟，当年我去云南插队，正经见过不少漂亮的傣族、景颇族妞儿。个顶个的苗条，那小腰儿，啧啧，简直……这要娶回来一个，这辈子就算知足了。”

瞎子吃得差不多了，听了我们的话，一拍桌子说道：“诸位好汉，那云南的夷女，有甚稀罕，更兼苗人中隐有蛊婆。她们所驱使的情蛊歹毒阴险，防不胜防，尔等还是少去招惹那些婆娘为好。”

大金牙点头道：“老先生这话倒也有理，我当年去云南插队，听说这众多的少数民族之中，就单是苗人最会用蛊，而且这苗人又分为花苗、青苗、黑苗等等。青苗人精通药草虫性，黑苗人则擅长养蛊施毒。现在黑苗已经很少了，不过万一要招上了苗女中的蛊婆，可真叫人头疼。”

胖子笑道：“老金，你也太小瞧咱哥们儿的魅力了，苗女中没有好的

就算完了，只要有，我非给你嗅回来几个不可。到时候咱们还是这地点，一人发你们一个苗蜜。”

我喝得有点多了，舌头开始发短，钩住胖子的肩膀笑话他：“让那七老八十的老蛊婆，看中了胖爷您这一身膀子肉，非他娘的把你的臭皮剥下来绷鼓不可。咱们这次去的那地方是白族最多，白族姑娘可好啊，长得白。”

Shirley 杨今天的食欲也不错，从她祖上半截算的话，她老家应该在江浙一带，所以这家饭店的淮扬菜式很合她的口味。她见我和胖子与大金牙等人在一起，再加上个瞎子，说来说去，话题始终离不开云南的少数民族少女，最后实在忍无可忍了，轻咳了一声。

经过 Shirley 杨一提醒，我这才想起来，还有正经事要说，酒意减了三分，便举起酒杯对众人说道：“同志们，明天我跟胖子、Shirley 杨就要启程开拔，前往云南。这一去山高路远，这一去枪如林弹如雨，这一去革命重担挑肩头，也不知几时才能回来。不过男子汉大丈夫，理应志在四方，骑马挎枪走天下。高尔基说，愚蠢的海鸭是不配享受战斗的乐趣的。毛主席说，一万年太久，只争朝夕。此刻良宵美酒当前，咱们现在能欢聚在一起，就应该珍惜这每一分每一秒，等我们凯旋之时，咱们再重摆宴席，举杯赞英雄。”

众人也都同时举起酒杯，为了祝我们一路顺利碰杯。大金牙饮尽了杯中酒，一把握着我的手说道：“胡爷，老哥真想跟你们去云南，可是这身子骨经不起折腾，去了也给你们添累赘。你刚才那一番话，说得我直想掉眼泪，要不我给你们唱段《十送红军》怎么样？”

我心中也很是感动，对大金牙说：“金爷说这话，可就显得咱们兄弟之间生分了。我们去云南，多亏了你在后方置办装备，这就是我们成功的保障啊。你尽管放心，倒出来的明器，有我的一半，也有你的一半。”

大金牙把买到的与没买到的装备跟我说了一下，我跟大金牙还有 Shirley 杨三人，商量着都需要带什么东西。一边的胖子与瞎子也没闲着，不断骚扰饭店中一个漂亮女服务员，非要给人家算命。出发前的一夜，就在喧闹之中度过。

第二天，大金牙与瞎子把我们送到火车站，双方各道保重，随着火车的隆隆开动，就此作别。

我和 Shirley 杨、胖子三人，乘火车南下，抵达昆明。先在昆明住了三天，这三天之中有很多事要做。我按照大金牙给的联系地址，找到了潭华寺附近的迎溪村，这里住着一个大金牙插队时的革命战友，他与大金牙始终保持着生意上的联系。在他的协助下，我买到了三支精仿六四式手枪，枪身上还有着正式的编号，是缅甸兵工厂仿中国制式手枪造的，然后又流入中国境内。从制造工艺上看，算得上是出口转内销了。那溪谷深处，杳无人踪，要是有什么伤人的野兽，没有枪械防身，颇为不便。

Shirley 杨同胖子买了两支捕虫网和三顶米黄色荷叶遮阳帽，按照事先的计划，我们要装扮成自然博物馆的工作人员，进森林中捉蝴蝶做标本。澜沧江畔多产异种蝴蝶，所以借这种捕虫者的身份作为掩护，到虫谷里去倒斗，这一路上就不至于被人察觉。

其余的装备我们尽量从简，这云南的山区中不像沙漠戈壁，水和食物不用太多，把背包中空出来的部分，尽可能多地装了各种药品，以使用来应付林中的毒虫。

我把三支六四式手枪分给胖子二人，胖子不太满意，这种破枪有个蛋用，连老鼠都打不死，一怒之下，自己找东西做了个弹弓。当年我们在内蒙大兴安岭插队，经常用弹弓打鸟和野兔，材料好的话，确实比六四式手枪的威力大。

一切都准备妥当之后，我们乘车沿 320 国道，从哀牢山无量山与大理的苍山洱海之间穿越，来到了美丽的澜沧江畔。我们的目的地是云南省境内山脉河流最密集的地方，那里距中缅边境尚有一段距离。

最后这一段坡陡路窄，长途车只能在悬崖上行进。司机是个老手，开得漫不经心，路面状况很差，高低起伏，又有很多碎石和坑洼，一个急弯接着一个急弯，车身上下起伏，屡屡化险为夷，惊得我和胖子出了一身的冷汗，只恐那司机一不留神，连人带车都翻进崖下的澜沧江中。

车中其余的乘客们，大概都是平日里坐惯了这种车的，丝毫不以为意，有的说说笑笑，有的呼呼大睡，加之车中有不少人带着成筐的家禽，老婆哭孩子叫，各种气味混杂，刺鼻难闻。我不是什么娇生惯养之人，却也受不了这种环境，实在不堪忍受，只好把车窗打开，呼吸外边的新鲜空气。

我探出头去，只见山崖下就是湍急的澜沧江，两岸石壁耸立，真如天

险一般，江面并不算宽，居高临下看去，江水是暗红色的，弯弯曲曲地向南流淌。

胖子恐高症犯了，全身发抖，也不敢向车窗外看上半眼，只是连声咒骂：“这操蛋司机也真敢做耍，这是……开车还是他妈耍杂技呢？这回真是想要去了胖爷啊，老胡咱们再不下车，哥们儿就要归位了。”

Shirley 杨也坐不习惯这样的过山车，干脆紧闭着眼睛，也不去看外边，这样多少还能放心一些。

我对胖子说：“革命尚未成功，咱们还要努力。你再坚持坚持，现在下了车，还要走上好远。你想想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时候，是怎么坚持的，你眼下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？实话告诉你，我他妈的也快让这破车颠散了架了。”

旁边一个当地贩茶叶的人告诉我们：“看你们吓得咯样，搞点晕车药片来甩，多坐咯几趟就觉得板扎喽。你们要克哪点噶？”

云南当地的方言繁杂，并不好懂，我们这次又不想与当地人过多接触，所以茶叶贩子说的什么，我根本没听明白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4 那卖茶叶的见我听不懂他的话，就用生硬的普通话对我说：“我是说看你们难受的样子，还坐不习惯这种车，习惯就好喽。你们是要到哪个地方去？”

我看这人是当地土生土长的，正好可以找他打听一下路程，便对茶叶贩子说：“我们是到……到……到博物馆的，不不，我们是自然博物馆的，想去蛇河捉大蝴蝶。跟您打听一下，这里到遮龙山还有多远？我们在哪里下车比较好？”

茶叶贩子一指远处江畔的一座高山：“不远了，转过了那个山弯下车，就是遮龙山下的蛇爬子河。我也要到那里去收茶叶，你们跟着我下车就行。”

我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，灰蒙蒙的巨钵形山体耸立在道路的尽头，山顶云封雾锁，在车里看过去，真有种高山仰止的感觉。虽然已经在望，但是望山跑死马，公路又曲折蜿蜒，这段路程还着实不近，看来我们还要在这辆破车上多遭一个小时的罪。

我们都是坐在车的最后边，正当我跟茶叶贩子说话的时候，车身突然

猛烈地摇晃，好像是压到了什么东西。司机猛地刹住车，车上的乘客前仰后倒，登时一阵大乱。混乱中就听有人喊压死人了，胖子咒骂着说这神经病司机这么开车，他妈的不压死人才怪，同我和 Shirley 杨一起从后边的窗户往来路上张望。

我只往后一看，便觉得头皮发麻，赶紧把视线移开，再看下去，非吐出来不可。他娘的，被压死的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？

这时司机也从车上跳下来，去查看车后的状况，后边路上有两道醒目的绿色痕迹，痕迹的尽头却不是什么人，而是一段被车撞断的石人俑，跟真人一般大小。石俑并不结实，只有外边一层石壳，中间全是空的，被撞得碎成了若干残片，里面爬出来的都是密密麻麻的白色蜚虫^①。无数的蜚虫被车轮碾得稀烂，地上有很多从死虫身体里流出的绿汁，那种恶心的情景，叫人看得想要呕吐。

司机在下边看了一遍，抬脚踩死几只，大骂晦气，从哪里冒出来这么个里面生满蛆的烂石头，把车都撞瘪了一大块。

Shirley 杨从车窗中指着地上的一块石片，对我说道：“老胡，你看这

我担心太过热切地关注这些事会被人看出破绽，便不再多问，只同茶叶贩子谈些当地的风土人情。遮龙山已经是白族自治州的边缘，有白族、汉族，也有极少一些景颇族同傣族，最热闹的节日在三月，届时所有的男女老少都聚集到点苍山下，有各种山歌对唱庙会节目，十分热闹。

我对这些半点不感兴趣，跟他聊了几句，把话锋一转，又说到遮龙山，我借着抓蝴蝶的名义问茶叶贩子那里的地形。

茶叶贩子说他虽然是当地人，但是遮龙山就像是这里的一个界碑，很少有人翻过山去。那边毒虫毒雾很多，蚊虫滋生，山谷中潮湿闷热，瘴气常年不散，已经在那里失踪过很多人了，当地没有人愿意去那里。另外一个就是遮龙山太高，上面又有雪线，天气变化多端，冰雹、大雨、狂风等等，说来就来，刚刚还响晴白日，转瞬间就会出现恶劣的天气，如果没有大队人马，想爬遮龙山是十分冒险的。

司机自从撞碎了石俑之后，车速就慢了下来，想必他也是担心撞到那种东西不吉，所以尽量把车开得平稳一些，加之已经渐渐离开了那段山崖上的险路，我们总算松了口气。胖子也活了过来，正好听见茶叶贩子那几句话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哎，这什么山，听上去有几分像是当年红军爬的雪山？不知是不是同一座？”

我对胖子说：“红军爬的是夹金山，跟这遮龙山不是一回事，还要往北很远。不过你刚才看见澜沧江的悬崖激流，与不远处的金沙江差不多。你要是想加强传统思想学习，可以跳下去游一圈，体会一下主席诗词中‘金沙水拍云崖暖’的意境，然后再攀越遮龙山，就只当是重走一回长征路，爬雪山过草地了。”

胖子说道：“战士的双脚走天下，四渡赤水出奇兵，乌江天堑重飞渡，兵临贵阳抵昆明，这都是在册的。要走长征路，就得实心实意地从头开始走，从半截走哪成？你这明显的是投机主义倾向。”

彩云客栈

我们闲谈之间，汽车停了下来，茶叶贩子赶紧招呼我们下车，说要去遮龙山，从这里下车最近。除了我们三人与茶叶贩子，同时在这里下车的，还有另外两个当地的妇女，一个三十多岁，背着个小孩，另一个十六七岁，都是头戴包巾，身穿绣花围裙。她们身上的服饰都是白底，当地人以白为贵，应该都是白族。不过这些少数民族并不是我们想象中整天穿得花枝招展的，不是节日，并不着盛装，加之这里各种少数民族都有，有时也不易分辨。

我本不想和这些人同行，但是热心的茶叶贩子告诉我们，在人烟稀少的地区，要结伴而行，互相帮扶照顾，这是当地的习俗。

Shirley杨以前工作的时候经常和美洲土著人打交道，知道外来的最好遵守当地的习惯，否则容易发生不必要的冲突，于是便与这三人同行。

这里全是高山深谷，人烟寂寞，山林重重，走遍了崎岖山径，盘旋曲折。原来从下车的地方到遮龙山还有好远的路程，我这才暗中庆幸，亏得没跟这些当地人分道扬镳，否则还真不容易找对路径。

在山里走了两个多钟头，终于到了遮龙山下。这里并没有什么民居村寨，即便有些采石头的工人也都住在稍微远一些的地方，山下只有一处为来此地做茶叶生意的商人提供食宿的客栈，与我们同行的两名白族女人便是这间彩云客栈的主人，她们是外出买东西回来。这里出山一趟十分不容易，所以要一次性买很多东西，大包小裹又带着个孩子，我和胖子学了雷锋，不仅背着自己的几十斤装备，还帮着她们拎米和辣椒，到地方的时候，已经累得腰酸腿疼。

客栈里除了我们六人，再没有其余的人，当地人很淳朴，外出从不锁门，有过路的客人经过，可以自己住在里面，缸里有水，锅中有饵饼和米，

吃饱喝足睡到天亮，临走的时候把钱放在米缸里。这已经成为了约定俗成的一种行为，从没有人吃住之后不给钱。

带小孩的白族女人是彩云客栈的主人，是个年轻寡妇。十六七岁的女孩子是她丈夫的妹妹，是汉族，小名叫孔雀，一双大眼睛，十分活泼可爱，穿上民族服饰，比当地的女子好看得多。遮龙山下只有她们这里可以歇脚住宿。从这里向南走一天的路程，产一种雾顶金线香茶，经常有客商去那边收购茶叶，每次路过，都免不了要在彩云客栈落脚。

老板娘对我们帮她搬东西极是感激，一进门就带着孔雀为我们生火煮茶做饭，没多久孔雀就把茶端了出来，胖子接过来一闻，赞道：“真香啊，小阿妹这是什么茶？是不是就是云南特产的普洱？”

孔雀对胖子说道：“不是的，这是我们本地山上产的雾顶金线香茶，用雪线上流淌下来的水冲泡了，每一片茶叶都像是黄金做的。你尝尝看，是不是很好？”

胖子说道：“不喝就知道好，也不看是谁泡的茶。”说着话掏出烟来，分给我和茶叶贩子，一边喝茶一边抽烟，等着老板娘给我们开饭。

胖子有意要在孔雀面前卖弄自己的学识，又摸出另一包红塔山来，对茶叶贩子说道：“兄弟你知不知道，抽烟也讲究搭配，咱们刚才抽的是云烟，现在再换红塔山，这可别有一番味道，如此在京城中有个名目，唤做塔山不倒云常在。”

孔雀对胖子的香烟理论不感兴趣，却对我们带的捕虫网很好奇，问 Shirley 杨：“是不是要去遮龙山那边捉蝴蝶？”

Shirley 杨不愿意骗小姑娘，只好又让胖子出面解释，我担心胖子说话没谱，露了马脚，这种煽动革命群众的工作，还是由我这个有做政委潜质的人来做比较合适。

于是我告诉孔雀说，我们这三个人都是首都来的，在自然博物馆工作，专门收集世界上的珍稀蝴蝶。这次就是专门来这里捉蝴蝶的，然后要制作成标本，带回北京展览，让那些来咱们伟大祖国的外国人开开眼，见识见识云南的蝴蝶是什么样的，不仅可以填补我国在蝴蝶标本等研究领域的空白，还可以为国增光，给国家创收。争取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，在改革开放的新长征路上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辉煌……从所有角度来讲，这件工作于国于民都是千秋伟业，是一项具有战略性高度的尖端科研工作，其现

实意义不亚于人类的登月计划。

想不到我这一番话，不仅让孔雀听得很激动，连胖子和茶叶贩子都听傻了。茶叶贩子问道：“买买撒撒，这样事硬是整得噶……我是说胡师啊，这蝴蝶儿还有这么大的价值了？那我也别贩茶叶了，和你们一一起去捉好不好？”

一旁的 Shirley 杨戴着太阳镜，听了我对孔雀胡侃，强行忍住不让自己笑出来，看她的样子真有几份像是国民党的女特务，好像正在嘲笑我，看我怎么收场。

我暗道不妙，这回把话说过头了，急忙对茶叶贩子说：“这个嘛，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分，只有革命分工不同，倒腾茶叶也好，捉蝴蝶也罢，都是为了四化建设添砖加瓦，少了谁都不行。咱们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，要是老兄你放下本职工作去捉蝴蝶，那咱们全国人民也不能光看蝴蝶不喝茶了，是不是？其实外国人也喜欢饮茶，茶文化源远流长，在全世界都有广泛的茶文化爱好者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——西哈努克亲王就很喜欢品茗，所以说倒腾茶叶同样是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工作。”

这时候孔雀的嫂子招呼孔雀去帮着开饭，我也就趁机打住不再说了。

大山。要想倒献王墓，如何翻越这座高耸入云的遮龙山，就是一大难题，见了这险峻巍峨的山势，三人都是愁眉紧锁。

当初瞎子等人是找了位当地的向导，经过艰险跋涉才越过雪山，如果没有向导上山，是十分危险的，但是我们刚才问了彩云客栈的老板娘，上过这座遮龙山的当地人早已经死光了，这些年，传说山上闹鬼，根本没人再敢上去。

正在我们苦无对策之时，却听孔雀说：“想去遮龙山那边的山谷捉蝴蝶，遮龙山下有隧道，可以放排顺流从山中穿过，用不着翻山。不过那边有好多死人，经常闹鬼。”

如何进入虫谷，在人皮地图上标注的路线共有两条：其一是从遮龙山上的风口翻越；其二是沿着蛇河绕过遮龙山，这条路线要穿越一片存在于澜沧江与怒江之间危机四伏的原始森林，虽然在地图上直线距离不算远，但是进过原始森林的人都应该知道，实际上要比预计的行程长十倍或二十倍以上，而且其中有些地方存在沼泽，那简直就是绿色地狱。

10 这两条路线都不好走，相比之下只有翻越海拔三千米以上的遮龙山比较可行，但是在没有向导的情况下冒险翻越雪山，也不是闹着玩的，搞不好出师未捷，就全部折在山上。

这时听孔雀说还有条近路，便忙追问详情，孔雀只知道个大概，我们只好又去找老板娘打听。老板娘告诉我们，遮龙山（当地人称为哀腾，是无尾龙的意思）的底部，有很多密如蛛网的山洞，传说都是古时先民开凿的，以前有叛乱的土匪占据其内，对抗官兵，官兵对山内复杂的地形束手无策，只好把所有的洞口都用石头砌死，把里面的人都活活困死在了里面。以后每当要海会的时候，把耳朵贴在遮龙山的岩石上，就会听见山体中阵阵绝望的哭号声。

当然这只是当地民间流传的一个传说，至于山洞修建于哪朝哪代，是谁建造的，有什么用途，里面的匪徒是什么人，是否是当地少数民族反抗压迫剥削，揭竿而起，还是究竟怎么样，到今天已经没人能说得清楚了。

但是直到近几年，有人采石头发现了一个山洞，里面有溶岩，还有条地下河，这条河一直穿山而过，流入遮龙山另一端的蛇河，水深足可以行使竹排，而且有这条水路，就不用担心在纵横交错的山洞中迷失了路径。由于地形平缓，水流并不急，去的时候可以放排顺流而下，十分省力，回

来的时候需要费些力气撑着竿子回来，总之比从山上翻过去要方便很多。

最后老板娘嘱咐我们，从那里过去虽然是条捷径，但是那条山洞的两侧有很多奇形怪状的尸骸，没人晓得那是什么时候死在里面的，胆小的人见了会被吓出毛病。倒是几次有人放排从山洞中穿过，但是一来那边的虫谷有很多瘴气，二来也没有人烟，去到那边也没什么意义，最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人过去了。如果想抄近路，还需要多加小心才是。

我对老板娘说：“这倒不用担心，我们去那边的山谷捉蝴蝶做标本，是为人民服务，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，怎么会怕死人。既然有近路，放着不走是傻子，更何况曾经有人成功地穿过去了，说明里面没鬼，有可能只是古时候先民墓葬之类的遗迹。”

我想起刚才在门口见到门上有军烈属的标志，就再向老板娘打听，原来孔雀的哥哥是牺牲在前线的烈士。我这才想到，南疆战火至今依然未熄，这次来云南，有机会的话应该去看看战友们的陵园，可不能总想着发财就忘本了啊。

另外我还跟老板娘商量，附近有没有什么人有猎枪，我们想租几把防身。老板娘让孔雀从里屋翻出来一把“剑威”气枪，是一支打钢珠的气枪，当年孔雀她哥哥活着的时候，就经常背着这支气枪进山打鸟。老板娘心肠很好，愿意免费把枪借给我们，也不用押金，回来的时候还给她就可以。

11

我略有些失望，本来觉得最起码也得弄把双筒猎枪，这种打鸟的枪跟玩具差不多，但是接过一看，发觉真是把好枪，保养得非常好，而且不是普通的小口径，可以打中号钢珠，射程远，枪身也够沉够稳，别说打鸟了，打狼都没问题，唯一的缺点是单发，每次击发之后，都需要重新装填。

现在有胜于无，一时在附近也弄不到更好的枪械，于是我把枪扔给胖子，让胖子熟悉一下这把枪，“剑威”暂时就归他使用了。

我谢过老板娘，当天晚上三人就在彩云客栈中过夜。这一晚我和胖子睡得很实，什么都没想，把一路上的奔波劳苦彻底丢开。真是一觉放开天地宽，直到转天日上三竿，Shirley 杨揪着耳朵把我们叫起来，才极不情愿地起床。